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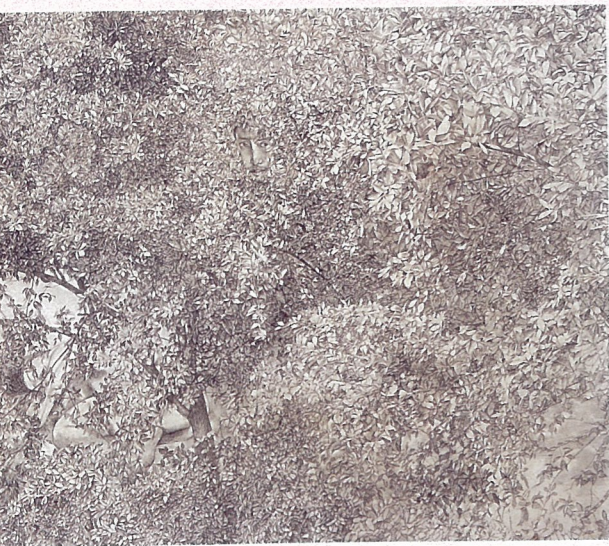
当代艺术中的险境

● 张洪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日本遁入欧洲，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人生游荡与文化张望。

最先，除了对那里发生的各种各样“乱搞”的文化现象感到惊愕与茫然外，更多的是一种惧怕。我本能地敏感到欧洲人所做的这一切正在让我们好不容易才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有关艺术的知识与技能完全失效。我想抗拒它。但好奇心又促使我见到美术馆，画廊，展览会就不放过。日积月累看得越多就越觉得这种“乱搞”的趋势已不可挽回，真有无奈何花落去的感慨！奇怪的是，看得越多我就越不喜欢看风格比较单一的展览。

前些日子我与友人开车从柏林到巴黎，风尘仆仆地赶到卢弗尔宫了却多年的夙愿。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观望那些挂得重重叠叠的油画精品，其结果是使人感到沉闷、压抑、失望和与我们无关。概括地说卢弗尔宫是一片“伟大艺术的墓地”。尽管如此，在卢弗尔宫你的确能找出你十分喜爱的作品。尔后，我又连续看了几届威尼斯双年展和两届文献展。在此却很难看到喜爱的东西。但这类当代艺术展览作品之间不重复性的整体感却令人流连往返。至此，我最初要试图抗拒的那点心思早就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了。这也许是我极个人的体验。



由夏到冬 庄维嘉(99油画研究生) 素描

人看来可能这种形式并不能使我们满意。

今年初，四川美院邀我为油画系作短暂的教学。恰逢油画系第九届



作品一号 高瑀(99级油画学生) 油画

学生作品展开幕。开幕式完毕后，转身进入展厅，我并没有被墙上的作品震惊。我用受惯了形形色色作品折磨的眼光来判断，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展览。甚至觉得它略为“保守”。总的来说这个展览已经接近一个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开放语境中的展示。这吻合了我在海外的观看经验，整体上我是喜爱的，但又没有具体喜欢的作品。我之所以未引起震惊是因为我在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尔、东京的艺术院校里所看到的情形是远比这个展览更令人不可思议或者更“绝望”。相对而言中国四川美院的学生展作品之间的形式差异与变化更小一些。这个九届展览之前的展览我没看过，找不到比较的依据，自然就不知道这届与上届展览的跨度有多大，据说是令人惊异的。此届展览引起许多人的赞赏同时引起了非议，这应该是这届展览最好的结果。据说在当下的展览策划中如果没有引起广泛的争论与关注或不能变为一个事件，那么这个策划是失败的。一些同学与教授异口同声地提出评选标准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是一个显得幼稚而其实是十分机巧又应该提出的问题，想必是没有人能正面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也是国际间的好事者们常提出来的。1993年获得威尼斯双年展的金奖作品《德意志》就遭到获奖标准的追问。有百年评选经验的威尼斯双年展评选机构也只能瞠目结舌，用不可奉告之类的外交词搪塞过去。当代艺术到底有没有标准？如果你回答有标准，那就请你拿出一个标准条文，如果你回答没有标准，那么请问金，银，铜奖是依据什么东西颁布的？这是一个悖论，是当代艺术必须面临的一个责难。

从逻辑上说，既然从某次展览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作品中能确定出多种奖项来，那它即使是没有一个可以匡定的标准也必然有一个什么样的依据。与探讨者们共谋后。得出如下含糊其词的几点：一，表现手段的当代性。二，作品呈现的是当下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三，时尚与流行形式。以



废墟系列之一 文川(99级油画学生) 油画

上几点作为标准肯定是无法自圆其说，如不幸再遇到一个有经院哲学癖好的同志跳出来问什么是当代性，什么是形式之类的问题，这样穷究下去，一定会问到宇宙起源上去了。其实当代艺术已经经不起这样追问。艺术无法量化，尤其是当代艺术更无法标准化。其原因是当代展示往往是不分形式地把绘画，雕塑，装置，摄影，电影甚至行为艺术都搞在一起。某些情况下还用发奖方式评出一个高低贵贱来。所以观者提出评选依据的责难是合理的。今天的评委们的境遇十分苦楚。他们在评选过程中实际依赖的只能是共同形成的在特定时空的文化心理场，简而言之就是所谓共识，而共识是由许多无可解析的复杂因素构成，



The old man 小杨(德国留学生) 油画



黄金时段 孟雪(99级油画学生) 影像

其直接体现就是选票的流向。极为模糊的流向。评委们因此便从利奥塔说的：“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升格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评判者”而已。

八十年代初全国青年美展的评委们万众一心地把珍贵的选票都贴到也诞生于四川美院油画系的《父亲》上时，有谁能真正说清它到底吻合了哪种标准？但油画《父亲》的确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共振。倘若《父亲》出现在八十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或许没有人能读懂它，于是它什么都不是。同理，在西方美术史上引起过巨大震动的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也会因为它们为什么要引起巨大振动使今天的我们感到莫名其妙。这就是我们没有和《草地上的午餐》、《亚威农少女》处于相同的文化时空之故。今日中国正和世界一样已经很难出现能打动人的艺术，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了。这正是今日中国的开放性使我们和世界面临着共同的文化处境：多元，消费，时尚。我们的时代已经没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要经历的那种忧郁的情感痛楚特征，以及现代主义面对的形式困扰。我们正处于消费主义的疯狂时期，大众挤身于这个欢乐时尚的行列，参与肤浅流行之势。由此我们看到全球当代艺术正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一方面它用大众完全陌生的手段整体地反映着当下生活的浅表性；另一方面越来越萎缩的受众面使艺术本身成了一个与社会无关，自足自乐的文化怪圈。当然，不会因此艺术必须退回到已经过去的时代。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向前吧，前面却是一片迷茫。对艺术家来说今天是最进退两难的日子。当今艺术中那些令人费解、指鹿为马、点石成金的巫术效应的确面临着不可持续性危机。但不会因此所有当代艺术展览就要寿终正寝。而评委们仍然会鼓起勇气把选票贴在构成共识的作品上，别无选择。正是场外那些层出不穷的质疑和赞赏者的喋喋不休给了评委们不会完全绝望的勇气。

社会是一种机制。任何机制都是某种权力在操作。在健康社会里，展览会的评委握有权力，这种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其它任何力量都不容干预。它只服从于这次展览的特定规则，这就跟足球裁判一样，他的判定是不可更改的。他唯一需要负责的就是法律秩序和自己的公正形象。在合理竞争时代，每个人在法律范围内都有权利去组构一个文化的游戏规则，吸引人去参与。换言之，每个人都可以策划一个展览，在这个展览中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表达你的文化倾向。

四川美院油画系第九届学生作品展是一次值得夸耀的活动。它表明在以伤痕和乡土著称的四川美院油画系正在用开放的态度来迎接在已经文化资源共享的国际化时代必须要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序言中说得好：“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河流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与恐惧的心情展望未来”。如果说人类的生存状态真的贯穿着一条思想河流，那么，当代艺术就像这条河流中出现的一团迷雾。偶然间，我们有幸或不幸乘坐在这条思想河流的一叶扁舟上，但愿我们能顺利地穿过历史设下的这个险境。